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十七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上七十條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宋衛實難　從自及也　惡之易也　發幣于公卿　宋公不王　辱在寡人　不能共億　日失其序　隰郕　登降有數　淑德立違　王亦能軍　始殺而嘗　日虞四邑之至　天之不假易　兩政　徒人費　伯父無裏言　命之宥　馬三匹　正班爵之義　東關嬖五　尨涼　五侯九伯　漢水以爲池　雖衆　輔車相依　神必據我　狼諸孤　不可以貳　應乃懿德　受下卿之禮　慼憂以

虘我　其十貳囷也　宗邱　娙其從姑　懷公命無
從亾人　波及晉國　臣之罪甚多矣　丁未朝于武
宮　弔二叔之不咸　以狄師攻王　予臧之服　商
密　錯簡二十八字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三百　以亢其讎　請與君之士戲
韅靷鞅靽　以相及也　昌歜　必親其共　必从
是閒　具囿　其爲从君乎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呼　殺女而立職　鄉出竝聘　秦穆公　袁儀　秣
馬蓐食　以門賞耏班　郕邽　無能爲故也　克減
侯宣多　謂之饕餮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隱五年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釋文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此以鳥獸二字絕句。其字下屬爲義。言鳥獸固畋獵時所射。若其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鳥獸也。文義甚明。

宋衛實難　求而無之實難　人孅實難

六年傳。宋衛實難。鄭何能爲。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二十二年傳。人孅實難。已孅何害。周語晉同。語。犬㺇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引之謹案。實是也

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難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廣韻難奴案切。患也。宋衛實難者

言唯宋衛是患也。求而無之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是

患也。人幾實難者。言唯他人爲幾是患也。人謂子猶。幾謂見幾。夫

幾出於身實難者。言唯幾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

不能是難。楚不爲患。言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

同。杜注宋衛實難云。可畏難也。尚與憂患之義相近。其

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何須

更言難卒得乎。注人幾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實

起言子猶見幾。是吾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幾謂

難也。爲人作幾實難。言將見殺也。亦未達實也語意。韋注晉語夫幾出於身實難

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何得增字以解之乎。此皆不知難之訓患。故臆爲之說。而卒無一當也。古人多謂患爲難。詳見非無賄之難下。

從自及也　荀伯不復從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曰。從。隨也。引之謹案。隨自及也。殊爲不詞。從疑當作徙。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徙自害而已。隸書從字作従。形與徙相似。故徙譌作從。齊風載驅箋。従爲淫亂之行。釋文。従。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従。釋文。従。一本作從。莊子至樂篇。食於道従。釋文。従。本或作従。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徙。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徙。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徙竝作從。又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

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家大人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從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詞若從讀如字則不復從下須加故道二字而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亦徒字之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衆之不反者多矣故云不復徒不振旅不反命不復徒三者相對爲文晉語作邲之役三軍不振旅亦指徒衆而言

惡之易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

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讀易爲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于玆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韋注疾疫厲也謂禍之相延亦如疫厲之相延也上文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毋使滋蔓之意也東觀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義

發幣于公卿

七年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晉語賓發幣於大夫義竝同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九年傳宋公不王莊注曰不共王職莊二十二年傳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莊以諸侯有王爲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王猶言宋公不朝周語曰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劌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

四王一相朝也商頌殷武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曹風下泉篇四國有王箋曰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衆注曰入王朝于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辱在寡人

十一年傳君與滕君辱在寡人杜注不解在字引之謹案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

偏覜五歲徧省大戴禮朝事篇存作在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君子獨不任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並同此義

不能共億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杜注曰共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

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其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尚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爲已有乎。

曰失其序

周之子孫曰失其序。家大人曰。序與敘同。爾雅曰。敘緒也。周頌閔予小子篇繼序思不忘。毛傳曰。序緒也。魯頌閟宮傳曰。緒業也。

隰郕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杜注隰郕曰。在懷縣西南。釋文。郕。何征反。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懷有

隰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鄔隰城取當爲與杜預曰在縣西南

傳二十五年傳曰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引之謹案

古城字多作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曲城圉侯蟲達

漢表城作成漢書地理志勃海郡阜城司隸校尉魯峻

碑城作成又高成續漢書郡國志成作城是也蓋古本

作隰成後人因與上文溫原絺樊連讀而誤以隰成爲

二邑名遂於成旁加阝不知成爲城之借字隰成猶言

京城亳城成非邑名也誤讀之中可以想見古體若使

原文徑作城字則義已顯著不得誤爲郕矣

登降有數

桓二年傳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杜注曰登降謂上下尊卑引之謹案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謂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昭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廣雅𠩂減也𠩂與降同襄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之登減謂之降也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生鄭注曰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登下猶言登降皆謂增減之也登降有數者若藻有五采三采二采旂有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繅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尊

省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

滅德立違

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邪晉違命之臣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為違邪是也而又云使違命正息則以杜言違命而遷就其說耳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又曰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

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

王亦能軍

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曰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者皆羣臣爲之不聞王侯身自爲殿也亦當爲不字形相

似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軍於郔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閡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偖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閡矣

始殺而嘗

杜注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正義曰賈服始殺雖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引之謹案賈服二家之說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管子輕重已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孰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嘗穀始孰皆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

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爲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郊杜以爲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爲建巳之月下文閉蟄而烝爲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爲孟秋建申之月明甚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當祭實起於建申之月已得之矣而又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則由徇杜氏之失也正義又曰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案白露爲霜則九月霜降時矣九月斗建戌不建酉豈酉月始殺之證乎釋例之說殆不足據當從古注以爲孟秋。

曰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十一年傳曰曰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方言曰虞望也廣雅同言曰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已法棄虞亦望也言猶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

天之不假易

十三年傳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猶寬

縱之潛也賈子道術篇曰包眾容易之謂裕是易與寬容同義廣雅曰侮敡也敡與易古字通。

兩政

十八年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杜注並后曰妾如后注匹嫡曰庶如嫡注兩政曰臣擅命注耦國曰都如國引之謹案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卿爲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

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輔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
盡誅大臣周語曾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
子未有軍行而以政者注並曰升為正卿是正與政通
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並曰匹曰兩曰
耦皆相敵之詞閔二年傳曰內寵並后即此所云並后
也曰嬖子配適即此所云匹嫡也曰大都耦國即此所
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即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
寵之並於正卿亦猶內寵之並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
耦國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
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

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義與此同杜於並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爲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爲政事故耳。

徒人費

莊八年傳誅屨於徒人費引之謹案徒當爲侍字之誤也侍人即寺人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釋文寺本或作侍僖二十四年左傳寺人披釋文寺本

又作侍昭十年傳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二十五年傳侍人僚相釋文侍本亦作寺襄二十九年穀梁傳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又襄二十五年左傳侍人賈舉昭二十一年傳公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哀二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並與寺人同顏師古匡謬正俗强爲分別非也下文柳之見亞與齊莊公鞭侍人賈舉相類又曰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明是侍人給事宮中者漢書古今人表作寺人費是其明證也下文石之紛如孟陽皆侍人也不言侍人首蒙侍人費之文而省也若作徒人則文字相承之理不見且偏考書傳豈有徒人之官乎杜於石之紛如孟陽並注曰小臣而徒人費無注且僖二年齊寺人貂注曰寺人內奄官成十七年寺人孟張注

曰寺人奄士。而此獨無注。蓋所見本已誤爲徒人。故疑而闕之也。釋文出徒人費三字。顏師古注漢書寺人也曰。卽徒人費也。廣韻人字注曰。亦複姓。齊有徒人費。元和姓纂同。皆據誤本左傳也。管子大匡篇作徒人費。亦後人據左傳改之

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杜預無裏言曰。無納我之言。家大人曰。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言也

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

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即所謂無裏言。

命之宥　命晉侯宥

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曰。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正義曰。命之宥者。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荅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引之謹案。杜謂以幣物助歡者。蓋據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也。侑與宥通。然聘禮曰

若不親食使大夫名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是侑幣用於食禮非饗禮所用也且如杜說命以幣物以助歡則傳當云命宥也不當云命之宥也尋文究理殆有未安今案爾雅曰酬酢侑報也則侑與酬酢同義命之侑者其命號公晉侯與王相酬酢與或獻或酢有施報之義故謂之侑命之侑者所以親之也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其爲命晉侯與王相酬酢較然甚明若謂助以幣帛則傳但云王享醴宥之可矣何須云命晉侯宥乎杜注曰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失之之文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晉語作

王饗醴命公胙侑胙卽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勸侑於王故謂之酢侑與而韋注乃以胙爲賜祭肉時當饗醴安得有祭肉之賜乎韋又云命加命服也侑侑幣皆失之傳所言者饗禮也而解者乃當以食禮之侑幣雜以吉禮之賜胙失傳意矣

馬三匹

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爲三三古四字脫去一畫耳文侯之命曰用賚爾馬四匹小雅采菽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

馬乘馬四馬也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四是也禮自士以下降殺以兩故侯之賜數不與公同昭六年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是其例也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王十瑴馬八匹今本八瑴作十從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改然則賜王五瑴者馬當四匹矣

正班爵之義

二十三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釋文義字無音家大人曰義讀爲儀正義曰朝以正班爵之等義

等義。即等儀。孔讀得之。周官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是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二引此正作儀陳禹謨從今本改儀爲義下。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

東關嬖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注曰。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引之謹案。外嬖。對內嬖而言。僖十七年傳。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驪姬。內嬖也。二五。外嬖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下不當復有嬖

字梁五旣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曰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則東關爲姓矣旣以東關爲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爲姓而謂之梁嬖五尺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本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

尨涼

家大人曰閔二年傳尨涼冬殺金寒玦離上字與下字義竝相因尨旣爲雜則涼亦爲雜也說文牻白黑雜毛牛也惊牻牛也春秋傳曰牻惊又曰䣼雜味也牻與尨

同義絛醳與涼同義是絛涼皆雜也。

五侯九伯

引之謹案僖四年傳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衞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大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此一說也邶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

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又一說也案下文女貫

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非傳意鄭君

之說則正義以爲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服杜以五侯爲

公侯伯子男九伯爲九州之長案王制曰八州八伯鄭

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荅曰畿內之州不置伯

王制正義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

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侯伯者

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

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

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

右

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卽九州也。又案子長孟堅言齊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爲諸侯伯爲方伯也。

漢水以爲池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經義雜記曰。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成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言水。猶方城不言山也。冢

大人曰。𣗳說是也。他書所引。多作漢水以爲池。蓋後人依已衍之傳文加之也。商頌殷武正義引服注云。方城山也。漢水名。若傳文本作漢水。則服注爲贅語矣。自唐石經依或本加水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雖衆

雖衆無所用之。家大人曰。雖衆。本作雖君之衆。此對上文以此衆戰。以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唐石經脫去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本皆沿其誤。商頌殷武正義。周官大司馬疏。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三。五十八。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四。引此並作雖君之

眾。

輔車相依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服注曰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見衛風碩人篇正一杜注曰輔頰輔車牙車家大人曰釋名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䶗車䶗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然則牙車或謂之頷車或謂之輔車輔車是一物不得分以爲二也杜以輔爲頰車爲牙車者不可通服說頷

車與互相依亦與傳不合傳云輔車相依不云輔車與互相依也此皆因下句言脣齒遂致以輔車爲頷車耳余謂脣亾齒寒取諸身以爲喻也輔車相依則取諸車以爲喻也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則車之有輔甚明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爲載物之車而非互車矣說文車部輔字列於轅輗二字之間云春秋傳曰輔車相依繫傳如是今大徐本刪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八字

而移人類車也四字於前以代之。又退輔字於部末轟字上。從車甫聲又列一說云人頰車也。人上脫一日二字。許引春秋傳輔車相依以爲從車之正義而人頰車也下則不引春秋傳則春秋傳之取喻於車不取喻於頰車較然無疑服杜二家何不考於小雅呂覽之文而輒以爲牙車乎。虞翻注艮六五亦誤以頰車爲輔車相依之車。見集解。又案高誘注呂覽云車牙車也。各本脫下車字輔頰也。全輿杜氏注同蓋後人以杜注改之也彼文旣言若車之有輔云云下乃云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則取喻之不同類可知高氏不應不察而以車之有輔爲齒類之屬也。

神必據我

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杜注曰據猶安也引之謹案據依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藐諸孤

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今本作幼賤乃後人所改時奚齊已立爲大子不得言賤正義曰言年既幼稚賤於諸子之孤則注本作幼稚明矣文選寡婦賦注引注亦作幼稚今改正與諸子縣藐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藐小也惠

氏定字補注曰。案吕忱字林曰。䫉小兒笑也。文選注。顧君
訓䫉爲小。亦未當。引之謹案杜以䫉爲縣䫉諸爲諸子。
以是縣䫉諸子孤斯爲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䫉焉
始孩。李善注。廣雅曰。䫉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也。是小
兒笑乃釋孩字。出說文。非釋䫉字。俗本文選注脫孩字而
惠遂以䫉爲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䫉爲小。是也。䫉之言杪
也。眇也。方言。杪。眇。小也。廣雅。杪。眇。䫉。小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卽者字也。者
與諸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或諸遠人乎。或諸卽或者。王肅注作或者遠人乎。大戴禮衛將軍
文子篇。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

而觀諸體者亦諸也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

諸句　果後弇諸句　獵諸亦者也蘋者狐猶言贏者陽耳

周語此贏者陽

也韋注羸弱也又詩言彼茁者葭彼姝者子彼蒼者天

有頍者弁有菀者柳有芃者狐有卷者阿文義並與此

相似。

不可以貳　不能苟貳　臣不敢貳　好學而

不貳　不貳其命

皆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引之謹案貳當為貣貣者忒

之借字詳見詩士貳其行下大雅瞻卬傳曰忒變也言不濟則以

死繼之吾已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變改也襄二十六年

傳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貳亦當爲貣言受納君之命於先人不可以變改也昭二十年傳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貳亦當爲貣言奉初命以周旋不能變改也又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貳亦當爲貣言奉寡君之命不敢變改也又昭十三年傳好學而不貳貳亦當爲貣言好學好終不變也射義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是也二十六年傳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貳亦當爲貣廣雅忒差也不貣其命者言其命不差也說苑權謀篇引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是也古貣字多誤爲貳互見詩士貳其行

禮記稽疑卷下

應乃懿德

十二年傳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正義曰應當也。言我當女美德引之證案訓應爲當於義無取廣雅曰應受也。言我受女美德而不忘也。古訓應爲受說見尚書撫綏殷民下。

受下卿之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家大人曰。受上當有卒字。上文管仲辭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

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注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二字即本於正文白帖五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此並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

感憂以重我

十五年傳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引之謹案重字義不可通重疑當作動謂晉大夫反首拔舍以感動我也杜注不釋重字釋文重字無音至下句重其怒也始云重其直用反則此句作動不作重可知動字易曉故杜不加訓釋若是重字則文義難解不得無注矣動惟徒孔切

一音人所共知故不須作音若是重字則有直龍直隴直用三切之異不得無音矣左傳動字釋文皆不作音仰折五年傳勁而放文十二年使者目動而言肆宣十一年謂陳人無動釋文皆無音其他亦然以是知其爲動也唐石經始誤爲重

其卜貳圜也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圜也杜注曰貳代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爲代者貳當爲貣貣與代古同聲廣韻貣他得切古音轉去聲則他代切五經文字貸他代反相承或借爲貣字說文貣從人求物也即今俗貸字貸從代聲貣代並從弋聲晉語曰其改置以代圜也此傳曰其卜貣圜也貣卽代之借字也貳貣字相似學者多見貳少見貣故

貳譌爲貳矣鄭注坊記引此作貳而解爲君之貳坊記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醜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

彼正義曰卜副貳之子圉令爲君則卜貳圉下必增爲君二字而其意始明其失也迂矣且晉語之文正謂代立非謂副貳也蓋鄭所見本已譌作貳故說之耳雖惠氏左傳補注亦以鄭說爲是失之

史記晉世家晉侯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則史公所見傳文已譌作貳故直以貳圉爲立子圉而改其文云卜曰立子圉不知傳文本作其卜貳圉故晉語作其改置以代圉韋昭注曰欲令更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

避位以威羣下其說是也段氏說文璽字注云以代冑謂用世次當立之冑大誤定八年傳衛靈公謂大夫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語意正與此同是此傳之意亦謂卜他公子以代子圉非謂卜立子圉也史公之改誤矣杜以晉語之代釋此傳之貳亦未知貳爲貣之譌貣爲代之俗也書傳貣字多有譌作貳者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貣下

宗邱

敗于宗邱杜注曰邱猶邑也敗不出國近在宗邑引之謹案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與此

同名杜彼注曰宗邱楚地則此宗邱亦晉地蓋即韓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春秋土地名曰韓韓原宗邱三名故韓國此說得之釋名釋邱曰宗邱邑中所宗也則宗邱乃邱名蓋韓原之地有邱曰宗邱故韓原又名宗邱也

姪其從姑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杜注曰兌下震上歸妹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之睽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杜注曰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引之謹案火即離

也不得已爲姑而又爲姪杜說非也今案震以陽爻爲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爲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爻高於震之陽爻一位故震以男而爲姪離以女而爲姑是伯姬與子圉爲姑姪之象也此以爻之高下爲其行輩與說卦傳所謂震爲長子離爲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兌離妹說之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閔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杜注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也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襄二十五年傳崔武子筮娶棠姜遇困之大過杜注曰坎下兌上困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而爲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

娶也。杜注曰：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是變而之他則曰從也。然則經其從姑，亦取震變爲離之義。所從之卦當爲離，從之之卦當爲震。離爲姑而震爲姪明矣。

懷公命無從亾人

二十三年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亾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家大人曰：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即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亾人，則

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史記晉世家云九月惠公卒大子圉立是爲懷公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亾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其文皆出於左傳史記之大子圉立即左傳之懷公立也則傳文原有立字明矣

波及晉國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波字杜無注家大人曰波讀爲播鄭注禹貢云播散也言散及晉國者也波與播古字通禹貢滎波既豬馬鄭王本並作滎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管子君臣篇夫水波而上盡其摇而復下言水播蕩而上盡其動摇而復下也

莊子人閒世篇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與實喪對文言風播則易以動實喪則易以危也外物篇鯽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即播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波盪與陁堵對文蕩波即波盪波盪猶播蕩耳此皆古人借波爲播之證學者失其讀久矣

臣之罪甚多矣　行者甚衆　懼者甚衆矣

家大人曰僖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

之罪甚多矣甚當作其臣之罪其多矣辭意已足不必言甚多也晉語作臣從君還轅巡於天下怨其多矣是其證又行者甚衆豈唯刑臣甚亦當作其言君若念舊惡則行者其衆矣其者將然之詞此時尚未有行者不得言甚衆也釋文曰一本甚作其是其證又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甚亦當作其釋文曰懼者其衆矣本或作甚衆矣晉語作懼者衆矣則作其衆者是也

丁未朝于武宮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引之謹案丁未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

絳而後朝于武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爲曲沃之廟矣且卽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晉曲沃自武公始爲晉侯而徙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故於絳立武宮也宣二年傳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立之者卽位於絳也成十八年傳晉欒書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盟而入者入于絳也則其朝于武宮非絳宗廟而何韋昭不悟僖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

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疏矣辨見晉語燕于武宮下。

弔二叔之不咸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注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為三代之末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疏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

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蓋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引之謹案叔世二字。相連爲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周語曰。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晉語曰。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又曰。夫三季王之亾也宜。如去代字而云若二季矣。去王字而云雖當三季。三季之亾。則文義不明。以是推之。二代之叔世。不得但稱爲二叔明矣。而云二叔。二代之末世。其不可通一也。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則當云。弔二叔世之親戚不咸。其義

乃著今不明言親戚而但曰不咸則所不咸者何人何事乎二十二年傳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如夫兄弟二字而但云吾之不協其可曉乎其不可通二也馬杜二家之說未爲允當當以鄭賈之義爲長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咸和也（咸與諴同說文諴和也）言周公閔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曹植求通親親表亦云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是也二叔即管蔡而下文封建又

有管蔡者二叔雖誅而其國不除仍封建其後嗣正義謂管蔡是武王封以武王克殷周公爲輔故歸之周公非也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是也管叔之後復封雖無明文而管蔡並在周公封建之列則不除其國可知史記管蔡世家曰管叔誅死無後非也管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爲二代之叔世乎

以狄師攻王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引之謹案下文始以狄師伐周則此攻王者非狄師也狄師二字蓋因下文而衍當作遂奉大叔以攻王蓋頹叔桃子先奉大叔以攻王欲以大叔代王也因國人納王而弗克故是年之秋又以狄師伐周立大叔耳遂奉大叔以攻王猶莊十九年傳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也

子臧之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云一本作服家大人曰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桓十八年傳周公弗從故及杜注及於難也凡傳言及者皆放此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不稱也夫是推原其所以獲禍之故昭元年傳若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語意與此相似但言不稱而不

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子臧之及。承上身之災也而言。下文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又承子臧之及而言。若作子臧之服。則非其指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又涉上文兩服字而誤。

商密

二十五年傳。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曰。商密。今南鄉丹水縣。引之謹案。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即商密也。古字商與章通。秦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是也。志言有章密鄉。正以其爲春秋地名

也。而劉昭無注。蓋不知商與章之通借。是以失引左傳耳。

銘佚二十八字

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引之謹案。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說趙衰為原大夫之由也。銘佚在下耳。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晉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杜讀至徑字句絕云徑猶行也釋文徑古定反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非杜意正義曰杜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武進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產碑雖直徑營經營即經管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奧經一作徑徑古通用當從劉光伯讀作經下屬爲句家大人曰臧說是也史記甘茂傳今之燕必經趙秦策經作徑大宛傳經匈奴索隱本經作徑是古字多以徑爲

經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云箕鄭挈壺餐而從亦以從字絕句下云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飡始言迷而失道繼言飢而道泣終言寢餓而不敢飡則爲時已久矣故傳約言之曰經飢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謂涉下文輿人之誦曰而誤也家大人曰曰字亦涉下文而衍鄭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

誤衍，廼與兵十五。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

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釋文百音陌。引之謹案：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縮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廣韻：趏，莫白切，趏，越也。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趏漲截泂。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亢爲禦，正義謂亢跳皆勉力，並失之。

以亢其讎

崎惠會言以亢其讎杜注曰亢猶當也讎謂楚也家大人曰杜訓亢爲當故以讎爲楚其實非也周官馬質綱惡馬鄭司農曰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亢御也禁也則自先鄭已誤解此言亢者扞蔽之言亢其讎謂亢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亢楚之讎者楚攻宋而晉爲之扞蔽也晉語曰宋報楚惠而抗宋是其明證矣韋注抗捄也說文抗扞也抗與亢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抗或作亢凡扞禦人謂之亢爲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之義

請與君之士戲

惠氏補注曰。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引之謹案林固失之。而朱亦未爲得也說文戲兵也從戈䖒聲則戲乃兵器之名。請與君之士兵豈復成文義乎。若以爲戲下之戲則愈不可通。漢書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漢書通以戲爲麾字是戲乃旌旗之名。請與君之士旗文義尚可通乎。今案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曰戲角力也戰有

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作夷吾能鬬不過是戲卽鬬鬬卽角力也

韅靷鞅靽

韅靷鞅靽杜注曰在胸曰靷釋文靷以刃反說文云引軸也正義曰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爲解也家大人曰靷當爲靳說文靳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晏子內問篇曰鼓鞭於馬靳是也靳靷草書相似易以譌溷故靳誤作靷詩小戎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本又作靷沈重曰舊本皆作靳靳者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

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於剿也。是亦靳誤爲剿者。

以相及也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注曰。以惡相及。引之謹案及字之義不明。故杜增成其義曰。以惡相及。然傳文但言相及。不言以惡也。今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反其天年。高義篇必宏内反於心。淮南詮言篇莫作反宗。今本反字並譌作及。史記蔡澤傳乘至盛而不反道理。秦策反譌作及。相反。謂相違。韋注周語曰。反。違也。上文曰。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從與違義正相對。上文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相從則協。相反則不協矣。僖五年傳曰。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宣十五年傳楚子使謂解揚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襄二十七年傳曰鄭伯食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語曰成而反之不信趙策曰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反之淮南詮言篇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高注曰反背叛也義並與此同

昌歜

三十年傳饗有昌歜杜注曰昌歜昌蒲葅釋文歜在感反正義同杜解補正曰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案歜當為㱳釋文正義俱音在感反廣韻歜字收於上聲四十八感不收於四十九敢昌蒲葅也然則

傳之𦣞歠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為䶢廣韻亦誤切上仕解

補正段氏說文注曰歠尺玉切昌蒲氣辛香以為消其氣觸鼻故名昌歜歜之讀在感反者語之轉也歜與歠皆可讀屋沃木韻之音非必定當在感反也引之謹案廣韻入聲一屋歜說文本才六切歠歠也才六之音轉為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歠音才六反然古音屬幽部又音在感反然古音屬侵部二部古或相通頤六四虎視眈眈與逐為韻洪範女則念之與字皆受為韻楚詞橘頌類可任兮與醜為韻說文風古文作𠈌從㐁聲又作𠙋從㐁聲㐁讀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竊若沾竊從穴火求省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皆其證也

歠從龍聲廣韻龍七俗切而音在感切猶𢧵從坴聲坴力竹切於古音屬幽部少牢饋食禮下篇古文𢧵作尋則屬侵部幽侵二部相通故𢧵以坴為聲小徐改為埶省聲大

徐又側聲字皆非也而音徐鹽切蘢壺皆以去爲聲也若從蜀聲之字徧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蘢不當從蜀也特以歜字或省作歜說文竉從穴蘢省聲或作竉不省則從蘢聲之字亦可省而爲䏰䏰字隸書作單與蜀相似故傳寫者誤作歜史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腎氣有時閒濁心脈濁兩濁字徐廣竝云一作䏰可知䏰與蜀字常相亂也歜爲歜之誤歜爲歜之省依字正當作歜爲左傳音者右服虔嵇康高貴鄉公諸家玉篇作歜音徂感反盖師承有自矣廣韻雖誤作歜而亦音徂感切孔氏正義亦云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穀氏乃欲改爲尺

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曰歡。我未之前聞也。

必親其共

三十一年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家大人曰。必親其共。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譌。先字隸書作先。形與共字相似。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若是共字。則不得

無音釋也唐石經始誤作共

必死是間

三十二年傳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杜解必死是間云以其深險故引之謹案杜意謂蹇叔以二殽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間此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三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吾將尸爾焉穀梁傳略同

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

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女於是事亦與此相類

具囿

三十二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七經孟子考文曰宋板囿作圃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潧水下所引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囿今以杜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囿名若是具囿杜必不如是下注即注亦止云原圃亦囿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校勘記曰考文所謂宋板即此本也謂宋慶元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案唐石經宋本

淳熙本岳本及諸刻本皆作圃家大人曰作具圃者是也作具囿者涉注文囿名而誤耳注本云原圃具圃皆囿名正義釋注本云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囿知與具圃皆囿名也下文囿者所以養禽獸云云是釋注中囿字非釋經文今本正文既誤作具囿後人遂幷注疏之具圃而改之矣據校勘記云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則初本作圃正與考文所引宋板合後又依唐石經及諸本改圃爲囿耳案淮南地形篇鄭之圃田高注引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道藏本茅本如是劉績本改具圃爲具囿而各本從之又上文秦之陽紆注曰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此圃字尚未改此秦有具圃之

明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四引作原囿具囿則兩圃字皆誤作囿其資產部四所引正作原圃具圃亦與水經注初學記合後人習於俗本左傳之具囿故見有引作具圃者輒依俗本改之而其改之未盡者猶可考見原文若鍾山札記及予所引者是也又案囿字之見於經文者若成十八年之築鹿囿昭九年之築郎囿定十三年之築蛇淵囿釋文竝音又其見於傳文者若莊十九年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襄十四年射鴻於囿釋文亦音又此文若本作具囿則釋文亦必有音乃釋文但云圃布古反而不云囿音

又則傳文之有圍無圍明矣

其爲死君乎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杜注曰言以君死故忘秦施顧氏杜解補正曰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此欒祁語非范鞅語見襄二十一年惠氏補注曰其爲死君乎猶言不爲死君乎君在殯故稱死君顧以死其君爲解案成十三年絶秦書曰穆爲不弔蔑我死君則顧之說未盡然也家大人曰顧說是惠說非也晉語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呂氏春秋悔過篇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並與此死字同義若

成十三年焉我從君則與此從字異義不得以彼釋此也傳明言其爲從君乎何得以其爲爲不爲若云君在殯故稱從君則下文可謂從君乎又作何解弗思之甚矣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家大人曰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四字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鄉師而哭既罪己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云

云大夫二字專指孟明而言與上文統言二三子者不同若如今本作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則不替孟明亦是穆公語穆公既以不替孟明爲己過則孟明不可復用矣下文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掩大德乎然則不替孟明曰五字乃記者之詞而大夫何罪云云則穆公自言其所以不替孟明之故也自唐石經始脫曰字而各本遂沿其誤秦誓正義引此無曰字亦後人依誤本左傳刪之文選西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此引傳文改替爲廢取其易曉而過字作罪則涉上文孤之罪也而誤

曰帖五十九出一眚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

不替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足正今本之誤

或曰文元年傳云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彼文復使爲政是記者之詞若此文不替孟明亦是記者之詞則複矣曰左傳之文固有前後相複者桓六年傳云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傳齊衛

鄭來戰于郎下又云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僖五年傳云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遂出奔狄二十三年傳又云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文十三年傳云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宣三年傳又云宋

文公即位三年殺毋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呼

文元年傳呼役夫杜注曰呼發聲也釋文呼好賀反引之謹案呼即吁字說文吁驚也堯典帝曰吁傳曰吁疑怪之辭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月令大雩帝鄭注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周官女巫疏引鄭荅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是吁呼古字通也吁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為虛憊之聲亦非

殺女而立職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陳氏芳林攷正曰韓非子作廢女（內儲說）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爲允然江芊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又曰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篇引作廢女引之謂案韓子及史通並作廢是也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商臣被殺又誰事王子職乎列女傳節義傳載此事曰大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圍王宮亦其一證也廢字不須訓釋故杜氏無注若是殺字則與上下文不合杜必當有注矣自唐石經始從誤本作殺而史記楚世

家亦作殺則後人依左傳改之耳若謂江華惑而甚其詞則曲爲之說也古字多以發爲廢傳文蓋本作發殺形相近因誤而爲殺矣說苑說叢篇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鄉出竝聘　竝建聖哲　民竝用之　竝有爭心

竝有亂心　竝走羣望　竝走其望　乃竝徵會

竝建母弟　怨讟竝作

引之謹案竝之言普也徧也文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竝聘言徧聘也六年傳竝建聖哲言徧建聖哲也襄二十七年傳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言徧用之也昭六年傳民竝有爭心言徧有爭心也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竝

有亂心義亦同也七年傳寡君寢疾於是乎小大莫不並走其望言徧走羣望也晉語作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二十六年傳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義亦同也八年傳怨讟並作言徧作也十四年傳乃並徵會言徧徵會也二十六年傳並建母弟以蕃屏周言徧建母弟也並普徧一聲之轉井九三曰王明並受其福並立政曰以並受此丕丕基小雅賓之初筵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以上三條俱詳見本條下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皆普徧之義也

秦穆公

二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校勘記曰石經

無公字足利本亦無案下文云秦穆有罵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文家大人曰此說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三治道部十一引此皆無公字

表儀

六年傳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家大人曰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呂氏春秋慎小篇注曰表柱也說文曰檥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曰儀榦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緇衣曰上之所好惡

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或言儀表其義一也杜注曰表儀猶威儀正義曰表章儀飾故猶威儀皆失之

秣馬蓐食

七年傳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曰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晨

炊則酉已起矣而云早食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中食
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食
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使盛
食負壘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是
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亭長
之妻欲至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亦必厚食乃不飢
也成十六年傳蓐食申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蓐食並
與此同

以門賞耏班

十一年傳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杜注曰門

關門征稅也正義曰禮惟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傳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引之謹案城門與關皆有稅此所食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曰正讀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疏曰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傳言以門賞彤班而不及關下文又言謂之彤門則爲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

門爲關門是直不知門與闕之有辨矣

郲邦

十二年傳郲大子以夫鍾與郲邦來奔杜注曰郲邦亦邑杜春秋地名說成地曰成與郲同文十二年成圭或曰邑或曰玉闕大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郲圭邑名也一曰郲邦之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引之謹案寶圭之說是也郲大子以郲圭來奔猶莒大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見十八年郲爲伯爵當執躬圭圭爲郲國之寶故謂之曰郲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也見昭二十四年若以圭爲郲之邑名則夫鍾亦是

郰邑何獨於圭而曰郰乎且郰大子所挾之邑則爲郰邑可知又何須加郰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之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爲邾漆邾濫莒牟婁也以是言之郰圭必非邑名說文邽隴西上邽也而不云郰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郰邽者左傳舊解亦無訓爲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寫者遂加邑作邽釋文邽音圭則所見本已誤於是郰圭之爲寶玉莫有能知之者矣

無能爲故也

十五年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家大人曰故字涉下文王故也而衍云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者不書晉侯宋公云云而總之曰諸侯言其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文義正與此同則無能爲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衍故字而各本皆從之僖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克減侯宣多　咸黜不端

十七年傳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杜注曰

減損也。雖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引之謹案。上文云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雖猶未盡。亦不能朝于晉矣。滅。謂滅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滅盡也。〻〻。說文曰。⿰尊刂。滅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令主君滅二卿。是滅為滅絕也。甫滅侯宣多而即朝于晉。言不敢緩也。滅與咸古字通。周書君奭篇。咸劉厥敵。與此同義。傳訓咸為皆。非是。說見前咸劉厥敵下。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咸黜亦滅絕之意。謂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也。正義曰。咸

諸本或作滅月令水泉咸竭。呂氏春秋仲冬紀咸作滅滅與竭皆消滅也。因而滅人亦謂之滅。王肅注訓咸為皆，亦非是。

謂之饕餮

十八年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賈逵服虔杜預並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家大人曰案傳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是貪財貪食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也。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蓋饕餮本貪食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得無厭者為饕餮耳。

經義述聞弟十七